

017954

**GEOLOGY LITERATURE
CHRONICLE OF
CHINA**

中国地质文学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地质文学志

中国工人出版社



顾 问 冯 牧

主 编 林家能
副主编 康 平(执行)
宋万程

序

冯 牧

我国新时期文学，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那就是行业文学的兴起。行业文学，可能是一个不那么准确的概念，从实际意义上说，它指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的、社会范围比较广阔的行业中的文学活动。近些年来，在诸如地质、石油、煤炭、铁道……等部门，相继出现了一批作家群，而这批作家又擅长于从各自行业的丰富多样的生活为支撑点，去塑造各种各样的文学形象，反映出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斑驳多采而又各具特色的生活。尤其使人瞩目的是，这批作家对生活体察的独特和深入，常常是许多专业作家仅靠短期的“体验生活”所难以获得的。也正因此，这批作家为我国新时期文学事业增添了新鲜的活力和血液，他们以自己特定的题材优势和生活感受，一直和整个文学事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着强有力的血肉联系。

文学界有必要肯定“行业文学”的功绩和作用，也有责任帮助这批作家开拓视野，“跳出三界外”，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中，把握文学的动向和脉搏。

这些年，我曾经和一些产业部门的作家们有较多的接触，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和地矿部门的专业、业余作家们接触得更多，时间也更长些，因为这批作家朴实、率直、热情，依然保持着地质队员的那种气质，而且，在深层意识中，我对地质工

作者也一直充满着崇敬的感情。虽然这种感情，还远没有达到“为地质之忧而忧，为地质之乐而乐”的地步，但我自信，我已经成为他们真诚的朋友，因此，对他们的苦乐也有所理解。

我原本以为地矿部是个“大富户”，矿产资源是巨大的财富呀！后来，才不无惊奇地发现，由于计划经济的分工，这个部“穷得让人难以理解。因此，我对地质工作者钦佩的程度又增加了几分。更使我感动的是，地矿部对于文学事业高度重视。他们创立了文学创作室，创办了文学期刊《山野文学》和《新生界》，成立了地质作协，举办了以“宝石奖”为主的各类评奖活动，举行了许多次作品讨论会。一系列重要的举措和已形成的地质作家群，使得《中国地质文学志》有了充分的、实在的内容。

志书在中国历史上和典籍中的地位是人所共知的。我有时也杞人忧天设想，假如没有“二十四史”和各地历代所修的方志，人们“将不知有汉”，甚至会把祖宗所创造的历史搞得模糊不清。自古以来，“艺文志”也大多只是史书中的一卷，而极少有人专门为之立“志”的。我国行业文学团体出现时间并不那么久远，为文学团体立“志”也不多见，像《南社纪略》这一类的书，实属凤毛麟角。现在，《中国地质文学志》的出版，当然是使我（可能还有许多人）感到高兴的事情。

对于《中国地质文学志》的体例安排，内容取舍，以及客观性、倾向性等问题，多属于方志学范畴，我无力加以评说，仅就其构想，我想说，这又是善于出“新招”的地矿部的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尝试。一种好的“文学志”，是对一个时期、一个地区（或部门）文学发展的全面、完整、真实的记录，是编写这一侧面和这一部分文学史的基本资料。无须评论，其事自明，人所共见，其发展轮廓和轨迹，亦自清晰。作一番历史性的钩沉和总结，

我想,对于文学领导者,能够做到心中更加有数,对于作家们来说,也会更加增强信心。这难道还不是一件值得欢迎的大好事么?我又理所当然地把它视为“改革开放”的产物。编者不囿于行业文学的圈子,而是从全社会着眼,从“山野作家群”的视角,收入了四十余年来为地质工作提供精神产品的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作家,他们被地质工作者当作朋友和知音对待,这对于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安慰。

因此,我由衷地祝贺《中国地质文学志》的编辑和出版,并希望看到更多的“文学志”,让人们既把握宏观、又洞察微观地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角度,去审视不平凡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

目 录

序 言	冯牧
概 述	1
第一章 社团与报刊志	17
一、社团	17
二、报刊	45
第二章 重要活动志	55
一、评奖	55
二、编辑出版“地质文学丛书”	64
三、在鲁院开办地质作家班	65
四、学习班、研讨会、笔会、诗会	66
五、作家重点作品讨论会	71
六、邀请作家到地质第一线采访写作	76
第三章 作品志	77
一、长篇小说	77
二、中短篇小说集	91
三、报告文学集	104
四、诗集	111
五、散文集	120

六、电影、电视、戏剧作品.....	124
附录：重点作品的评论文摘.....	134
第四章 作家志.....	204
一、全国地矿系统作家.....	204
二、曾从事地质文学创作的各地作家.....	293
第五章 组织领导志.....	332
一、组织领导者.....	332
二、重要文件及领导讲话.....	344
第六章 大事志（1952—1993）.....	428

概 述

新中国地质事业已经走过 40 年的漫长历史。回首征途，金戈铁马，战绩辉煌。崛起于中华大地的 300 多座工矿新城是它不朽的丰碑。

在此期间，与之相伴生的地质文学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历经几代作家辛勤耕耘，地质文学园地已呈现初步繁荣景象。尤其是进入新历史时期以来，地矿部领导集团从发展产业文化的战略出发，郑重地将地质文学事业纳入议事日程，使之不断取得了新成绩。在地矿部党组和政治部的领导下，在部属各局（厅）、院、所及文学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下，全国地矿系统一支由专业作家与业余作者相结合的创作队伍初具规模，并相应成立了文学机构，创办了文学期刊。地质文学事业以其诸多有影响的作品展示出它独特的魅力，以其作家和作者阵容展示了它强大的实力和无可限量的未来。

地质文学事业的勃兴，使地质大军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中所创造的灿烂精神文化得到了传播和弘扬，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地质事业自身的发展。它雄辩地印证了产业与产业文化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共生关系。

地质文学在初创时期，是和一批著名作家诗人的名字紧

密联系在一起。

建国初期，作家艺术家们纷纷从书斋里走出来，去工厂，去农村，去边疆，一时蔚为风气。地质工作以其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和超前性、向大自然索宝的科学性和神秘性、外业工作的艰苦性和传奇性，很自然地吸引了一批作家、诗人和艺术家投身其间。李季、徐迟、李若冰、鲍昌、冯至、阮章竞、王迪等则是其中的捷足先登者。从当年他们之间互相赠答的一些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诗人们匆忙奔走于全国地质战线的身影。有冯至《西安机场赠徐迟》一诗为证：

“你来自西南，我来自西北/明天我们又要各自西东/飞机场上皎洁的明月/照耀着我们偶然的相逢。

“你说，西南有多少美妙的歌舞/凉山在转变，它忽然跨过两千年/我说，西北的宝藏多么丰富/矿石在山里，故事在人民口边。

“金少江的水，大戈壁的砂/都在我们心里开了花/这里我们没有他乡的感觉/我们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节录自《诗刊》1957年创刊号）。

此后，徐迟又去了大西北的芒崖。他在《芒崖》一诗中热情讴歌“阳光照耀芒崖，一座帐篷城市/拓荒者居住在这里，在美丽的理想中。”还描述了他和地质队员“猎野马，看地形，准备向它大进军”，抒发了地质队员为祖国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由此可见一斑。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当年，一些作家诗人不满足于猎奇式的走马观花采访，他们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离开都市，扎根基层，全身心拥抱生活。饮誉全国的诗人李季从1952年起自愿到玉门油矿任宣传部

长，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辉煌的“石油诗人”生涯，几乎毕其终生。陕西作家李若冰就职于甘肃酒泉地质大队任副大队长，历时3年。天津作家鲍昌远赴内蒙，在地质部二四一队任队办公室副主任一年之久。北京诗人阮章竞任职于白云鄂博和包钢宣传部长，时间长达两年。这批作家对地质工作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从而催生了一批早期的地质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和孙友田、李志、李云德、金振林以及全国地质战线一批基层业余作者的作品一起，成为早期地质文学的奠基之作。

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作品有：李季以《玉门诗抄》、阮章竞以《白云鄂博交响曲》为代表的一批诗作；徐迟以《草原上的钻机》、李若冰以《在勘探的道路上》、鲍昌以《勘探队记事》为代表的一批散文。此外还有电影艺术记录片《深山探宝》（王迪编导）和歌曲《勘探队之歌》（佟志贤、晓河词曲）等。尽管当时还未能出现鸿篇巨制的史诗性作品（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青青的草原》因作者鲍昌在不久后的“反右”中受到不公正处理而未能出版，后来书稿又在“文革”中遭劫而遗失），但被称为“轻骑兵”式的纪实散文和诗歌以其它体裁无法取代的优势，敏捷地向社会报告了鲜为人知的地质事业及一个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迅速产生了社会影响，从而吸引了一大批热血青年投身地质事业，如今这批青年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地质事业的中坚。上述作家对地质事业的钟情以及他们塑造的地质队员群像深刻地影响着此后几十年间地质文学事业的发展，因而功不可没。

作为中国地质文学的先驱，他们理应受到铭记与尊敬。

地质文学事业与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命

运坎坷。在出现了 50 年代初期的蓬勃生机之后，地质文学从 50 年代后期进入低谷，直到“文革”完全沉寂。“文革”前夕虽有话剧《年青的一代》（陈耘著，后改编为电影）等，并一度产生轰动效应，使地质文学创作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孤只单影，难成气候。在当时波及文学界的左倾思潮冲击下，作家们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口拙笔涩，无所适从；生活在基层的业余作者也渐渐在创作思想上产生了迷茫。此后不久，“文革”开始，各地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相继停刊停业，终于造成地质文学无可填补的历史间断。

1972 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30 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各地文学期刊和出版社陆续复刊复业，文学创作活动一度复苏，地质文学方面也出现了诸如话剧《高山尖兵》（1974 年）、长篇小说《三探红鱼洞》（1975 年）、电影剧本《珍泉》（1975 年）、长诗《钻塔上的青春》（1975 年）等一批作品，但由于“四人帮”把持文坛并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作品的“模式化”倾向严重，上述一批地质文学作品也无疑打上了当时的烙印。地质文学的发展仍然步履艰难。

这一局面直持续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

伴随新的历史时期到来，地质文学事业文学的命运和当代中国文学的命运一样，终于出现了转机，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地质生活再度成为作家们追逐的热点题材。这一时期出现的作品当首推著名作家徐迟的《地质之光》和著名作家黄钢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两部报告文学以翔实的资料，生动的笔触，刻划了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形象。《地质之光》首刊于《人民文学》1977 年第 10 期（当时正是全国科学大会

前夜),之后全国各大报纷纷转载,部分章节被选入中学课本,一时形成全国性的“李四光热”。它像一枝美丽的报春花,报告了地质文学春天即将到来;它辐射出的“地质之光”,照亮了地质文学事业的明媚前景。继《地质之光》和《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之后,一批取材于李四光事迹的作品相继问世,主要有电影《李四光》(张暖忻等)、小说《李四光的故事》(房树民等)。此后不久,北京女作家李惠薪、江苏作家海笑、天津作家冯育楠等到地质战线深入生活,李惠薪创作并出版了中篇小说《还魂草》和长篇小说《热海欢歌》;海笑创作并出版了散文集《坚贞的冰郎花》;冯育楠创作并出版了长篇小说《山林深处》等。与此同时,一些军旅作家利用已有的生活素材积累,也创作出版了地质题材的长篇小说,如云南部队作家张昆华的《魔鬼的峡谷》,四川部队作家王群生的《蓝宝石花》。著名诗人李瑛、邵燕祥等也先后创作出一批地质题材的诗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著名作家鲍昌在繁忙的政务和著述之余,向读者奉献了他取材于50年代地质生活的小说力作《芨芨草》(后获1982年全国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这一批作品,再次使地质工作受到社会关注,扩大了地质工作的社会影响。

全国地质战线的文学作者也相继涌现并迅速成长起来。河北物探工程师奚青、成都地质学院教师刘兴诗、青海物探工程师常江先后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兴诗还在此前不久被世界科幻小说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成为亚洲地区最早被批准加入该会的5名亚洲作家之一。在此前后,还有分散于全国各地的一些基层作者分别被吸收为所在省(市)的作家协会会员。以此为标志,全国地质系统开始有了自己的一批作家。在这一时期,由地矿部作家创作并出版发表的作

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朱蕾》（奚青）、长篇小说《望婚崖》（奚青）、诗集《大山醒来吧》（常江）、报告文学《南海石油凯歌》（张以诚）、报告文学《腾飞吧！苍龙》（何建明）、电影文学剧本《雪山深处》（黄世英）、科幻小说《美洲来的哥伦布》（刘兴诗）、中篇小说《一路平安》（邓建永）、话剧《马头山下》（王庆林）等。地质文学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但是，当时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不容乐观。由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业余作者长期处于散兵游勇状态，缺乏统一的领导、指导和必要的支持，致使一些很有潜力的作者自生自灭或者外流。因此，集结队伍，壮大创作力量，便成为当时迫在眉睫的任务。

此时，地矿部领导人孙大光等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审时度势，及时作出如下决策并付诸实施：一方面，继续邀请社会作家艺术家到地质战线深入生活，以专业作家带动业余作者；另方面立即着手组建本系统的文学创作队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存和发展骨干力量，以期开创地质文学的繁荣局面。

从1982年到1984年的3年间，地矿部先后邀请作家艺术家10批共46人次到地质队深入生活或采访写作。后来陆续出版或发表的长篇小说《部长们》（海笑）、《这里不是台风眼》（李惠薪）以及诗集《山杜鹃》（杨牧）、报告文学《发现亿万财富的穷汉》（冯育楠）等都是作家们深入地质生活后的收获。其中，记述原清华大学毕业生、云南地矿局老地质队员杜明达坎坷命运和爱情遭际的《发现亿万财富的穷汉》在《新观察》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数百封读者来信像雪片一般飞向编辑部和作者案头，从而促进了对主人公政策的落实，主人公很快被改善了待遇并组成美满家庭。该文作者、天津作家冯育楠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

感和非凡勇气，可钦可敬。

为了尽快将全国地矿系统的创作队伍组建起来，地矿部政治部于1982年下半年致函各省局，开展对文学作者的普查摸底。在摸底基础上，迅即由地矿部政治部与地质工会、地质出版社、中国地质科普委、《地质报》编辑部和《地球》杂志联合征集作品，开展全国地矿系统五类文学作品（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科普文艺作品）评奖活动。1983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授奖大会，从而促成了全国地矿系统文学创作骨干的首次大会师。尽管当时大部分获奖作者还欠成熟，大部分获奖作品还很幼稚，但这次大会的意义却十分深远。它不但表彰了优秀作品及其作者，还组织讨论了有关地质文学建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会后由地矿部政治部发出《关于印发地质文学创作授奖会纪要的通知》（即政宣〔1983〕444号文件），这是地矿部有史以来所发出的第一个有关文学创作的重要文件。《纪要》科学地估价了新时期以来地质文学的新形势，号召各级领导重视并积极鼓励和支持文学创作活动。为了鼓励创作，《纪要》作出给省级以上作协会员每年1至3个月创作假的规定；此外还提出了创办部文学创作室和创办文学期刊的设想，以便使一部分具有实力的作家能集中精力进行创作，使广大业余作者有发表作品的园地。《纪要》的颁发，使作者受到鼓舞，稳定了情绪，增强了信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作者外流趋势的蔓延。

授奖会上，地矿部还向一批投身地质文学创作取得突出成绩的作家颁发了特别纪念奖，表达了对他们辛勤劳动的充分尊重和肯定。此后，他们和地质战线的文学队伍一起驰骋于地质文坛，成为并肩战斗的两大劲旅。

授奖大会后创作空前活跃，尤其中篇小说创作呈现了前

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不到一年时间里，一批中篇小说作品纷纷在一些文学期刊问世，而且多是大型文学期刊。如果说，此前的小说创作是地质文学的弱项，已有的小说作品也多属于小桥流水式的低吟浅唱，那么，此期的一批中篇作品则不乏大江东去般的豪放之情而成扛鼎之作。这一批中篇小说共8部：《荒漠与人》（文乐然·载《中国西部文学》）、《无言的群山》（陈冲·载《长城》）、《天涯孤旅》（奚青·载《长城》，同名长篇小说的缩改本）、《夜色清凉》（邓建永·载《柳泉》）、《我本该是一棵树》（赵丹涯·载《芙蓉》）、《我们为无名立碑》（冯育楠·载《小说家》）、《海陆变迁》（张庆豫·载《金城》）、《莽莽黑戈壁》（张庆豫·载《阳关》）。

与早期的小说作品比较起来，以上8部中篇在价值取向、创作形态、文本特征诸方面都出现了可喜的变化，这显然得益于新文学思潮的浸润。前列5部中篇作品后结集成《荒漠与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集中显示了授奖会后的中篇小说成果。

1984年，长篇小说《天涯孤旅》（奚青）和诗集《野丁香》（康平）分别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电影剧本《山外山》（陈宏光、何欣）在《电影创作》发表。与上述一批中篇作品一起，成为同一时期地质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

在地质文学队伍的建设过程中，地矿部部长孙大光以其远见卓识，给予了多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多次接见业余作者，阅读他们的作品和手稿，为他们排忧解难。他批示将业余作者黄世英送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后来黄世英成为较有成就的电影剧作家，是与部领导的关怀、支持和扶掖分不开的。

1983年，孙大光部长又亲自批准成立部文学创作室，次年又批准创办《山野文学》，并使之有了固定的经费保障，这在当时的产业部委是绝无仅有的。

下述两件大事无疑是划时代的：

1983年12月，地矿部文学创作室正式成立，从此地矿部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批专业作家。

1985年元月，《山野文学》在武汉正式创刊，从此全国地质职工有了属于自己的编辑队伍和自己的文学园地。

继部文学创作室成立和《山野文学》创刊后，各省局一些文学社团纷纷建立，一些文学报刊纷纷创办。贵州的《杜鹃花》、石油海洋系统的《扬子潮》、河北的《野风》、四川的《蜀峰》、武汉地院的《花岗》、青海的《篝火》、辽宁的《孔雀石》、云南的《原上草》以及由湖北地矿局早期创办的《问荆草》等都办出了自己的特色。《中国地质报》及一些局报还分别开辟文学副刊，培养了众多的文学新人。

至此，地质文学在组织上的格局大体形成，进入了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

此后，地矿部及有关文学团体还相继开办地质文学评论学习班，举行地质文学研讨会和各类笔会、诗会以及作品讨论会多次，大大提高了创作队伍素质，从而使地质文学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这可以从1985年后的下述两个方面得到证明：

第一，地质文学创作取得了大面积丰收。

建国以来，地质题材各类文学作品共出版106部，其中58部是近10年来创作和出版的，47部均由地矿系统作家创作，比改革开放前30年创作的总和还多。